

大雪

讀享·九州

讀享 
JIUZHOU PRESS
2016年总第40期

本期看点

人生贵在行胸臆

不作就不会死的唐朝

一个海岛的往事

李贽：另类思想家

所谓贵族风范

中国饮食文化的“翻译官”

目 录

1 / 卷首语：人生贵在行胸臆

5 / 财政：一个国家的核心问题

19/ 不作就不会死的唐朝

25/ 周国平：人生贵在行胸臆

37/ 一个海岛的往事

42/ 中国饮食文化的“翻译官”——评《中国食谱》

49/ 李贽：另类思想家

59/ 所谓贵族风范

卷首语

人生贵在行胸臆



今日大雪。

“大雪，十一月节，至此而雪盛也。”

古人云：“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也”。

但今日无雪。不过，也无霾，算个好天气。

如果说小雪之时，恰逢小雪飘落，是遂人愿的话，那么，显然，这次大雪之际，期盼中的雪花纷飞之景则不会出现了。

遂心如意固然好，但那只能是异态，万事的不可预更该是常态，一如人生的不确定，充满变数是唯一不变的变化，我想这或许也是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吧。

周国平先生在《经典闲读》里，分享他对袁中郎的喜爱之情。相对于这个外在的世界，袁中郎所具备的飘逸境界，是真性情和真通透的世界。

“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败兴也。游非及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

这是一种令人向往而读之即欣喜的文字。在周国平的笔下，袁中郎的通达和他的享乐主义，是一种极致。这种极致背后，正是他对人生和生死的一种痛彻怔悟。正所谓：“人生贵于行胸臆”。

行胸臆的完满，就能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保有内心的一种坚持和追求，谈何容易？

是啊，谈何容易！

既已知不易，何不再进一步呢？

人不可能改变自己生命的长度，
那何不从改变TA的厚度开始呢？

大雪之日，是以记之，共勉。



《读·享|九州》编辑部

2016年12月6日



财政：一个国家的核心问题（五）

时 间：2015年11月28日14:30-16:30

地 点：彼岸书店·牡丹园店

嘉 宾：李炜光(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国川(知名财经媒体人)

主持人：纪彭(《国家人文历史》副主编、新知沙龙理事长)



（活动现场）

提问1：我有一个看法，不知道正确不正确。我个人对税法的认识：税很多，但是就两种税，一种是人丁税，一种是财产税。人丁税就是劳动税收，财产税无论你干什么，你有财产，我就收税，可能税不多。我个人的理解只有这两种。现在咱们国家的法律，我个人感觉，人丁税收得少。是不是这种情况？

第二，我个人认为理想化的税收，人丁税基本不收，主要是收财产税，财产肯定要存钱，我制定一个现金汲取的上限率，不能有太多的现金，手里多的钱必须存银行。我到月底的时候给你固定一个税率。月初月底，我一点鼠标一刷全来了。这样国家税务总局只留一个人，月末一点鼠标，税全收上来了。



纪彭：马老师，他问的这是非常理想的。实际上他问的是直接税和间接税的问题，和税收公平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咱们国家还有缺陷，不一定情况像他讲的那样，因为据我了解，现在我们间接税多一些，买的每一瓶可乐都是交过税的；直接税，就是你说的人头税，反而少一些。所以这个事情是这么一个情况。李老师是专家，我就不多说了，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情况，如何能够实现税赋公平？我们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做一些努力？

李炜光：纪彭讲的直接税和间接税，是一般的划分税类的方法。我们的间接税主要就是流转税，有一个词，流转税，指的就是间接税，就是以流转额为对象，经营或者服务、生产获取的营业收入和经营收入，针对它为可征对象。但这种税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针对发票的交税，有发票你就缴税，不管是增值税发票还是营业税发票，所以不管你的利润，你赚不赚钱他不管，只要你开发票，就要交税务。

另外可以转嫁，间接税和直接税的区分，一个是可以

转嫁，一个是不可以转嫁。直接税在我们国家主要是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马国川：我觉得所得税还是人丁税。

李炜光：你说的人丁税是传统社会，有一个人头。那是你自己的定义，别人不接受，真正的人丁税概念是什么？就是你有一个人头得缴税，不管你有没有收入。你看汉代的人头税，三岁以后都要缴税。三岁以后没有劳动能力，但是他算人丁，需要缴税。当然也有女人不缴税，或者说各种规定，咱不管他，它是按人头来缴税。这种税在皇权社会都是落后的税。所以到了明清的时候，都不实行这种人头税。所以现在按照分类，就是纪彭说的间接税和直接税的划分，比较科学。一般是这样。



我们国家这两个税类大致上三七开，直接税是三，间接税是七，这两种税的特点，要论公平来区分，直接税的公平要超过间接税，也就是所得税相对来说是公平的，因为它是根据你的收入进行扣除，扣除完剩下

的,对企业来说就是你的税前利润,算出来应纳税的利润,财会人员应该懂这个。企业交税和个人交税剩下的才是可支付税,现在不是用的可支配收入,就是税后的收入。

这两种税,中国是以间接税为主,间接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很难实现公平,有很多的效益。一般来说,税收征管能力比较差的,或者说是一些比较集权的国家比较青睐间接税,第一是能保证政治财政收入。但是美国的第一大税种不是,是所得税,而且是个人所得税,占比重百分之七八十。个人所得税的好处,是每个人的纳税行为跟国家、政府密切的联系起来。也就是他很关心我为什么交税,多交1块钱税,自己的可支配收入就少一块钱。他很关心税率又涨了,税痛感非常强烈。你要是增税,不用国会,老百姓就反对。所以美国征税是很难的,要减税大家都高兴,增税很难。这就是国川所讲的道理。可是一个国家毕竟还是要存在。美国的国力还是很强,要看整体国民的收入增长,国家富裕到一定程度了,就不太担心自己的经济实力了。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有很大的特点,民富在先,国富在后。如果老百姓富强起来,国君的国库照样是可以充实的,这叫民富论,这个理论应该是孔子等明确谈过,这是符合税收的本意的。



间接税的最大问题，我刚才说了，由于它不考虑纳税人实际的负担，容易造成影响投资，影响投资，影响消费需求。所以我们国家这些人走的重税主义，主要是通过间接税为主，个税制结构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公平，该交税的可能没交足，工薪阶层本来就很难，税又不分清这种情况。特别是在直接税这一方，除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之外，还有一个大的税种，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财产这一块，单独把它列起来，其实它是属于直接税。而财产税在我们国家，针对财产的存量的市场是空白，没有税收。

所以我们这些年谁家有钱，谁是富人的话，真占了便宜，没有税，基本上现在都已经到了富二代，很多民营企业传宗接代完成了一代人，但是财产的存量还是没有税，这造成很大的问题。由于你的税收对于社会差距的调节能力几乎不存在，非常差，所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就很高。前几天出了一个笑话，从我们学校出来，出租车司机问我，你是财大老师？我是。他说比基

尼系数是怎么回事？我们国家什么时候发布这种系数了，够开放了。我说你说的可能是基尼系数。中国基尼系数确实高，中国大概公布有三年了，原来是不公布的，现在开始公布了，应该在0.47左右，在世界上是高比例。也就是说社会的贫富差距是相当的不均衡，政府承认了。如果让民间按照学界的标准测量的话，可能还高，可能过5。政府是有所保留了，但是在世界上现在已经是名列前茅。如果还有超过你的，估计你说的什么卡萨尔有可能。

所以这种税制机构、税务组合很不合理。你刚才说的词虽然不对，但是意思我还是明白的，就是税收组合合理不合理？我们国家比如调节贫富差距这方面做得很差，贫富差距如果过大，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利，容易出现仇富的情绪。而且以后整体上会吸收效益，比如说大家受困于流转税，企业干一点就交很大的税，流利你就不管。所以它的利润很低，再投资的时候就会受影响。

而且流转税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类推性，收入越高的人，税收越轻。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税制改革未来核心的方面。

台只能听到外国人说好的那一面，有的说的坏的，说的很有道理，我们没法反驳他。这位女士问的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也是我这几年一直思考的问题，包括私下里和李炜光和很多老师交流过。我们这十年都有一个很大的困扰，从国际上到国内，我写一篇文章，在微信发表，在我们的这期《财经》杂志上也刊登了，题目叫做《诺斯的警告与忠告》，一个是警告，一个是忠告。警告什么？他说一个国家一旦路径决定，就很难退出，除非经过大的动荡之后，才可能有所改变，我觉得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警告。



（道格拉斯·诺斯）

忠告就是他对中国的改革有一个想法，一个是中国要从非陌生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也就是法制建设。还有几个方面我觉得讲的都非常好。由这个问题，我那篇文章讲到两个问题，我刚才说两个困惑，一个困惑就是中国这些年的增长之谜，我把他称作，为什么这30年中国经济有高度增长？现在我认识的国内外很多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也都有自己的说法，各不

一样。

有一天中午，我在一个宾馆，见到何葆国先生，他1981年写过一本书，轰动全国，叫《山坳上的中国》。他说中国这30年发展不是因为有人口红利。是什么？他说是因为解放了土地，土地解放出了财富。这个理念都在说，任伊夫在说，周其润在说，吴老师在说，李炜光老师也在回答，各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个谜，现在还没有统一看法。

第二个谜我把它称作中国改革之谜，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中国搞计划经济，其实是从1957年才开始的，炜光老师，是吧？

李炜光：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

马国川：对。大概是1957年开始。刚开始，1978年我们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的一个起点，那就是你一共搞了21年，不算“文革”那一段，打足了才21年。可是从1978年到现在一直在搞改革，都37年了，再过3年都40年，怎么就没完？就觉得奇怪。

我专门研究了人类历史上所谓的改革，比如说范仲淹时代的改革，王安石的改革，张之洞的改革，国外的改革，一般三五年改革，没有搞十年的，更没有搞30多年还没完，一说永远要改革下去。这是什么状态？但这个很少有人回答。中国经济发展之谜，有人在解释，中国改革之谜没有人在解释。这个答案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答案可能回答这位女士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今天怎么样，能不能继续走下去？能不能平稳的实现这样的转型？用炜光老师的说法，就是能不

能实现长达150年,比如再长10年,就是160年的平稳转型,能不能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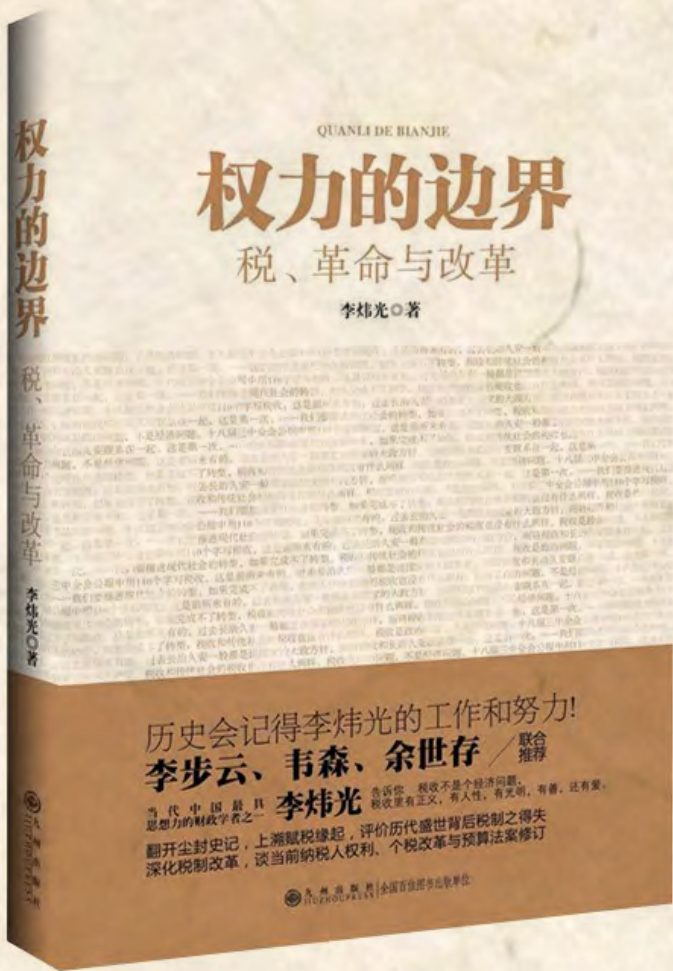
现在看,可能有点难。因为诺斯讲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路径依赖。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理解,非常浅显。历史发展有时候真的是充满了偶然性,比如说英国就搞了一个大宪章,在一张巴掌大的牛皮纸上搞了这个东西。然后800年过去,英国基本上是一个平稳转型的例子,毫无疑问有战争,但是比起其他的国家来,它的代价是最小的。

这之外,北美那些国家还可以,中国就是最艰难的。刚才说是37年,其实如果从转型角度上来说都150多年了,而且还看不到历史隧道进口的阳光。至于说到国外,我觉得现在国际上对中国的评价,基本上有两三种。一种是较好的,恨不得到中国来参加春晚来歌颂。

推荐阅读:《权力的边界》

作者:李炜光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李炜光先生近年来关于中国财税问题的论文和评论文章，反映了他近年来对中国财政制度改革和立法修法过程中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成果。阅读本书，看李炜光如何从公共财政理论的视角，评析现代中国财税制度之短长，明晰税收与权力的边界，解读税收·改革·革命的关系。

“讀·享·團” 简介：



“读·享·团”是九州出版社主办的官方读书会,以好书分享为主旨,邀请学者、名家进行读书沙龙讲座为主要活动形式,介绍好书,交流思想,倡导独立思考,不定期举办。我们会将最新活动通知,活动现场文字、图片、视频资料通过邮件的形式与会员分享,并会有不定期赠书活动。享受阅读、分享智慧,扫描二维码,一起加入九州读书会吧!





不作就不会死的唐朝

◎宋燕/文

唐朝后期的皇帝过得很惨，生杀予夺大政方针除了出自宦官，就是出自藩镇强帅，朝廷都是别人的朝廷，自己虽为一国之主，但权力十分有限，约等于豪华监狱里的囚徒……



唐朝后期的皇帝过得很惨，生杀予夺大政方针除了出自宦官，就是出自藩镇强帅，朝廷都是别人的朝廷，自己虽为一国之主，但权力十分有限，约等于豪华监狱里的囚徒。

唐代宗时宦官李辅国公然要求皇帝“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另一个宦官鱼朝恩因为未与朝事，竟然狂怒：“天下事有不由我者乎?!”

唐后期多任皇帝人选都是宦官决定的，有两个皇帝直接被宦官杀死，还有两个间接被宦官害死，唐文宗和唐昭宗生前还被太监们虐待多年，生不如死。

不止一个皇帝跟臣子吐槽过宦官阴影下的悲惨生活，简直字字血声声泪，听得人油然而生同情之心……

但是且慢！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谁造成的呢？

就是他们自己！

唐朝早期宦官是没什么权力的，只负责宫中杂务而已，到唐玄宗，因为宠信高力士等人，为其加官封

爵，开了宦官封官爵之先例，宦官因此地位升高。不过此时宦官未有实权，因此也不敢真正干预朝事。

宦官真正有权就是从被宦官责骂的唐代宗开始，是他先令帮自己登上皇位的宦官李辅国“专掌禁兵”，之后又让宦官鱼朝恩控制神策军，并收天下精锐15万人于该军，给其超过所有外军的军饷。自此后，神策军就成了宦官的专门军队。

一个有军权的人谁不怕呢？何况这人还执掌着武器库——唐德宗时期，京师武器库归军器使管理，军器使就是宦官官职，同时令军民官吏不许私藏武器，自此京内捉贼都需要向宦官申请武器，朝廷自己的军队再也无法跟宦官武装抗衡。

代宗德宗这样做，是因为觉得臣子将领都不可靠，只有身边人最亲，他们就这样在身边养起了一只只猛虎。

唐朝中央库藏本来归太府寺管辖，到唐德宗时，赶上这个皇帝是个财迷。他极其缺乏安全感，多疑又雄猜，对谁都不放心，把国家的财物都转移到了皇帝私有的琼林、大盈库。这两个库都归宦官管理，于是宦官在军权外又有了财政大权。

此外，唐代宗时设宦官组成的枢密使，负责皇帝与宰相之间的上传下达，于是宦官有了插手朝政的权力。

唐玄宗时派宦官到各藩镇任监军使，于是宦官能够干预地方事务。

唐朝前、中期宫廷政变频发，此后的皇帝对亲人

包括儿子都心怀防备，传位搞得像地下工作，外臣都没机会参与，于是宦官们又得以插手皇位之争……



(《宫心计》马元贇剧照)

军权、财权、行政权……一个都不少，宰相都没这么大能量，不好好用一用，怎么能够呢？

唐朝皇帝居处深宫，除朝会外很少与外臣交往，很多皇帝都患上了“只信任身边人”的病，身边人都有谁呢？后妃没什么能力干政，那自然只有宦官了。

他们派自己的心腹宦官出去执行自己的任务，去传达自己的旨意，去监视自己不信任的人，去做自己羞于出口的事，他们给心腹宦官提供的便利，养大了这些宦官的权力，使其具有了反噬的力量。他们再养大一个新的心腹，去诛除反噬的宦官，于是又养出了一个更大的……

铁打的皇宫，流水的皇帝，每个上一任的皇帝都无意地给下任养出一个到几个大宦官头子，于是每个新上任的皇帝就都成了宦官的儿臣。有本事的能搞掉前代大宦官头子，又为下一任再养一个。

就这样，皇帝们都痴心不改。外臣、藩镇对宦官有所不满，皇帝全都护着宦官。唐肃宗时派心腹宦官出去办事，回来时都要问外臣给宦官送了多少礼，送得少的话就不高兴，觉得不给宦官面子就是不给自己面子。

俗话说不作死就不会死，自己养疯狗，还怪疯狗咬人，这不是活该么！

本文选摘：《时拾史事（第1辑）》

作者：宋燕主编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从别处看不到的历史八卦，展现历史最生动的细节：没文化的圣旨；朱元璋到底长啥样；万历皇帝不上朝的真相；越辟谣谣言越多的雍正；清朝人怎样洗澡；伦敦的恶臭年代；英国土豪和他们的仆人……





周国平：人生贵在行胸臆

◎周国平/文

读袁中郎全集，感到清
风徐徐扑面，精神阵阵
爽快……



壹

读袁中郎全集，感到清风徐徐扑面，精神阵阵爽快。

明末的这位大才子一度做吴县县令，上任伊始，致书朋友们道：“吴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说法石有长老。”

开卷读到这等潇洒不俗之言，我再舍不得放下了，相信这个人必定还会说出许多妙语。

我的期望没有落空。

请看这一段：“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败兴也。游非及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

真是非常的飘逸。中郎一生最爱山水，最爱朋友，难怪他写得最好的是游记和书信，

不过，倘若你以为他只是个耽玩的倜傥书生，未免小看了他。《明史》记载，他在吴县任上“听断敏决，公庭

鲜事”，遂整日“与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雅自命”。可见极其能干，游刃有余。但他是真个风雅，天性耐不得官场俗务，终于辞职。后来几度起官，也都以谢病归告终。

在明末文坛上，中郎和他的两位兄弟是开一代新风的人物。他们的风格，用他评其弟小修诗的话说，便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其实，这话不但说出了中郎的文学主张，也说出了他的人生态度。他要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生活，活出自己的本色来。他的潇洒绝非表面风流，而是他的内在性灵的自然流露。性者个性，灵者灵气，他实在是个极有个性极有灵气的人。



贰

每个人一生中，都曾经有过一个依照真性情生活的时代，那便是童年。孩子是天真烂漫，不肯拘束自己

的。他活着整个儿就是在享受生命，世俗的利害和规矩暂时还都不在他眼里。随着年龄增长，染世渐深，俗虑和束缚愈来愈多，原本纯真的孩子才被改造成了俗物。

那么，能否逃脱这个命运呢？很难，因为人的天性是脆弱的，环境的力量是巨大的。随着童年的消逝，倘若没有一种成年人的智慧及时来补救，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失掉童心。所谓大人先生者不失赤子之心，正说明智慧是童心的守护神。凡童心不灭的人，必定对人生有着相当的彻悟。

所谓彻悟，就是要把生死的道理想明白。名利场上那班人不但没有想明白，只怕连想也不肯想。

袁中郎责问得好：“天下皆知生死，然未有一人信生之必死者……趋名骛利，唯曰不足，头白面焦，如虑铜铁之不坚，信有死者，当如是耶？”名利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官做大了还想更大，钱赚多了还想更多。

“未得则前涂为究竟，涂之前又有涂焉，可终究欤？已得则即景为寄寓，寓之中无非寓焉，故终身驰逐而已矣。”在这终身的驰逐中，不再有工夫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接着连属于自己的真兴趣也没有了，那颗以享受生命为最大快乐的童心就这样丢失得无影无踪了。

事情是明摆着的：一个人如果真正想明白了生之必死的道理，他就不会如此看重和孜孜追逐那些到头来一场空的虚名浮利了。他会觉得，把有限的生命耗费在这些事情上，牺牲了对生命本身的享受，实在是很

愚蠢的。

人生有许多出于自然的享受，例如爱情、友谊、欣赏大自然、艺术创造等等，其快乐远非虚名浮利可比，而享受它们也并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条件。在明白了这些道理以后，他就会和世俗的竞争拉开距离，借此为保存他的真性情赢得了适当的空间。

而一个人只要依照真性情生活，就自然会努力去享受生命本身的种种快乐。用中郎的话说，这叫做：“退得一步，即为稳实，多少受用。”

当然，一个人彻悟了生死的道理，也可能会走向消极悲观。不过，如果他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这一前途即可避免。他反而会获得一种认识：生命的密度要比生命的长度更值得追求。

从终极的眼光看，寿命是无稽的，无论长寿短寿，死后都归于虚无。不止如此，即使用活着时的眼光作比较，寿命也无甚意义。

中郎说：“试令一老人与少年并立，问彼少年，尔所少之寿何在，觅之不得。问彼老人，尔所多之寿何在，觅之亦不得。少者本无，多者亦归于无，其无正等。”无论活多活少，谁都活在此刻，此刻之前的时间已经永远消逝，没有人能把它们抓在手中。所以，与其贪图活得长久，不如争取活得痛快。中郎引惠开的话说：“人生不得行胸臆，纵年百岁犹为天。”就是这个意思。



叁

我们或许可以把袁中郎称作享乐主义者，不过他所提倡的乐，乃是合乎生命之自然的乐趣，体现生命之质量和浓度的快乐。在他看来，为了这样的享乐，付出什么代价也是值得的，甚至这代价也成为了一种快乐。

有两段话，极能显出他的个性的光彩。

在一处他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尤其是得之自然的趣。他举出童子的无往而非趣，山林之人的自在度日，愚不肖的率心而行，作为这种趣的例子。然后写道：“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凭真性情生活是趣，因此遭到全世界的反对又是趣，从这趣中更见出了怎样真的性情！

另一处谈到人生真乐有五，原文太精彩，不忍割爱，照抄如下：

“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

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帐，花影流衣，二快活也。

篋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

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

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

前四种快活，气象已属不凡，谁知他笔锋一转，说享尽人生快乐以后，一败涂地，沦为乞丐，又是一种快活！

中郎文中多这类飞来之笔，出其不意，又顺理成章。世人常把善终视作幸福的标志，其实经不起推敲。

若从人生终结看，善不善终都是死，都无幸福可言。若从人生过程看，一个人只要痛快淋漓地生活过，不管善不善终，都称得上幸福了。对于一个洋溢着生命热情的人来说，幸福就在于最大限度地穷尽人生的各种可能性，其中也包括困境和逆境。

极而言之，乐极生悲不足悲，最可悲的是从来不曾乐过，一辈子稳稳当当，也平平淡淡，那才是白活了一场。

中郎自己是个充满生命热情的人，他做什么事都

兴致勃勃，好像不要命似的。爱山水，便说落雁峰“可值百死”。爱朋友，便叹“以友为性命”。

他知道“世上希有事，未有不以死得者”，值得要死要活一番。读书读到会心处，便“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真是忘乎所以。他爱女人，坦陈有“青娥之癖”。他甚至发起懒来也上瘾，名之“懒癖”。

关于癖，他说过一句极中肯的话：“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有癖之人，哪怕有的是怪癖恶癖，终归还保留着一种自己的真兴趣真热情，比起那班名利俗物来更是一个活人。

当然，所谓癖是真正着迷，全心全意，死活不顾。譬如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于洛男爵，爱女色爱到财产名誉地位性命都可以不要，到头来穷困潦倒，却依然心满意足，这才配称好色，那些只揩油不肯作半点牺牲的偷香窃玉之辈是不够格的。



肆

一面彻悟人生的实质，一面满怀生命的热情，两者的结合形成了袁中郎的人生观。他自己把这种人生观与儒家的谐世、道家的玩世、佛家的出世并列为四，称作适世。

若加比较，儒家是完全入世，佛家是完全出世，中郎的适世似与道家的玩世相接近，都在入世出世之间。

区别在于，玩世是入世者的出世法，怀着生命的忧患意识逍遥世外，适世是出世者的入世法，怀着大化的超脱心境享受人生。用中郎自己的话说，他是想学“凡间仙，世中佛，无律度的孔子”。

明末知识分子学佛参禅成风，中郎是不以为然的。他“自知魔重”，“出则为湖魔，入则为诗魔，遇佳友则为谈魔”，舍不得人生如许乐趣，绝不肯出世。况且人只要生命犹存，真正出世是不可能的。

佛祖和达摩舍太子位出家，中郎认为没有参透生死之理的表现。他批评道：“当时便在家何妨，何必掉头不顾，为此偏枯不可训之事？似亦不圆之甚矣。”

人活世上，如空中鸟迹，去留两可，无须拘泥区区行藏的存在。若说出家是为了离生死，你总还带着这个血肉之躯，仍是跳不出生死之网。若说已经看破生死，那就不必出家，在网中即可作自由跳跃。

死是每种人生哲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中郎认为，儒道释三家，至少就其门徒的行为看，对死都不甚了悟。儒生“以立言为不死，是故著书垂训”，道士“以留

形为不死，是故锻金炼气”，释子“以寂灭为不死，是故耽心禅观”，他们都企求某种方式的不死。而事实上，“茫茫众生，谁不有死，堕地之时，死案已立。”不死是不可能的。

那么，依中郎之见，如何才算了悟生死呢？说来也简单，就是要正视生之必死的事实，放下不死的幻想。他比较赞赏孔子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个人只要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好好地活过一场，也就死而无憾了。既然死是必然的，何时死，缘何死，便完全不必在意。

他曾患呕血之病，担心必死，便给自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人在家里藏一笔钱，怕贼偷走，整日提心吊胆，频频查看。有一天携带着远行，回来发现，钱已不知丢失在途中何处了。自己总担心死于呕血，而其实迟早要生个什么病死去，岂不和此人一样可笑？这么一想，就宽心了。

总之，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痛快地活，又抱着宿命的态度坦然地死，这大约便是中郎的生死观。

未免太简单了一些！然而，还能怎么样呢？我自己不是一直试图对死进行深入思考，而结论也仅是除了平静接受，别无更好的法子？

许多文人，对于人生问题作过无穷的探讨，研究过各种复杂的理论，在兜了偌大圈子以后，往往回到一些十分平易质实的道理上。对于这些道理，许多文化不高的村民野夫早已了然于胸。不过，倘真能这样，也许就对了。

罗近溪说：“圣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中郎赞“此语抉圣学之髓”，实不为过誉。我们都是有生有死的常人，倘若我们肯安心做这样的常人，顺乎天性之自然，坦然于生死，我们也就算得上是圣人了。只怕这个境界并不容易达到呢。

本文摘自《经典闲读》

作者：周国平

出版：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在阅读经典、直接与大师交流时的感悟和心得，广泛涉及哲学、文学、宗教等诸多领域，饱含了作者对人类存在境况和精神状态的深刻反思，充满了哲思的智慧和诗性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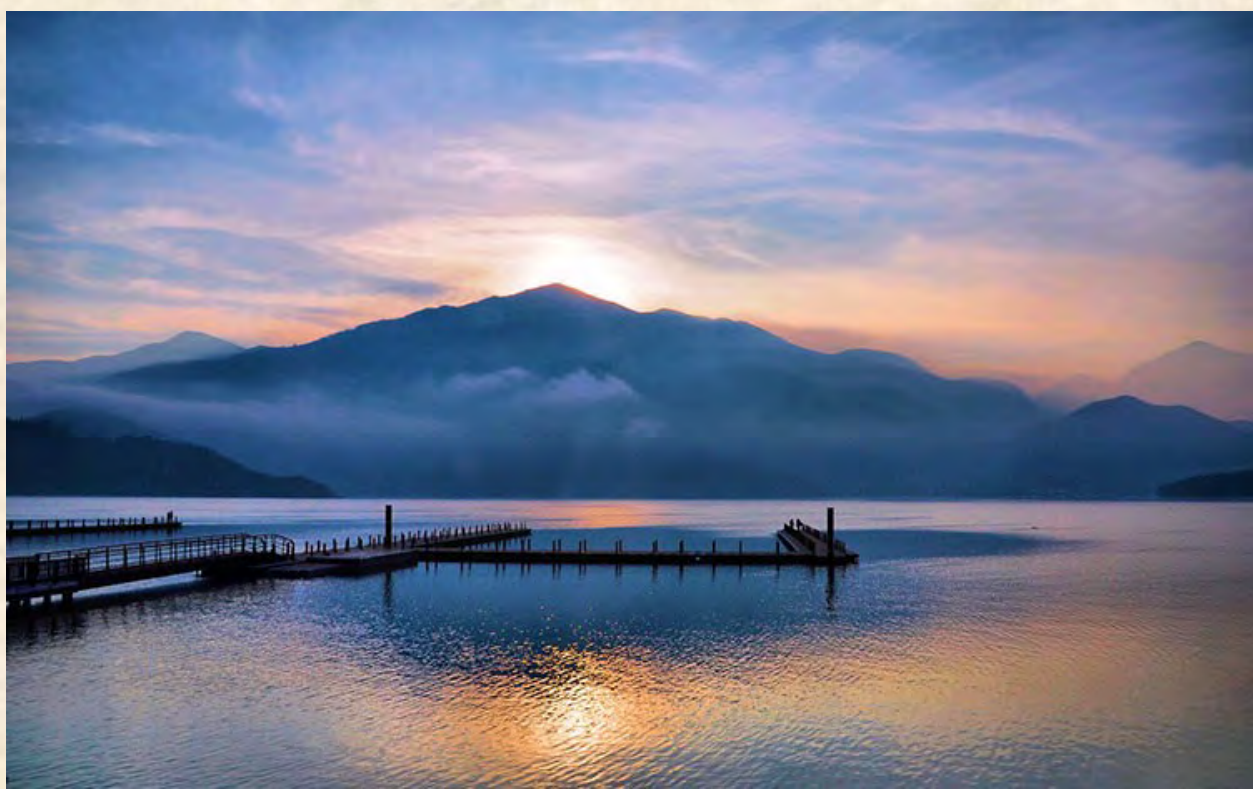
一个海岛的往事

◎ 剑阁琴音/文

说实话，讲起台湾，我们大多会想起小时候学过的课文《日月潭》、小时候学过的歌曲《七子之歌》，关于台湾，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可以说……

说

实话，讲起台湾，我们大多会想起小时候学过的课文《日月潭》、小时候学过的歌曲《七子之歌》，关于台湾，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可以说。现在的我们与台湾，因为当年解放战争而变成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毋庸置疑的是，大家都是中国人，同时中华大地，同根同源，血浓于水。但是我们对于台湾的历史，还是有许多未能深知之处，许多生长在台湾的年轻一代，也因为对台湾过去的历史没有一个充分的认识，至今对大陆的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误解，《一本读懂台湾史》这本书，作者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台湾记者，长期居住和工作在台湾，经过长久的史料收集与分析，为我们还原一座海岛的百年兴衰史。



这部可以说是历史随笔集的作品，以年代划分为五个部分，从最开始台湾岛上的原住民的少数民族讲起，通过一篇一篇随笔的前后衔接来推进历史的进程，到三国时期孙权重视海岛，明朝郑和错过台湾，到清朝郑成功在台湾打退荷兰侵略者、施琅将军攻台、到郑氏后人归清、而后是鸦片战争中，台湾军民三战连捷……

中间的历史穿插着日本、英国、荷兰等西方列强和邻国的黑手，可见，自古台湾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位置十分紧要，而这也使得台湾的历史多灾多难。

近代台湾也是经历了太多太多，甲午一战之后，清廷割台湾，丧权辱国，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下，依旧有台湾勇士多次策划、组织抗日战争，对侵略者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到后来日本投降，台湾回归，却不料之后国共内战，国民党战败退居台湾，从此与大陆封闭敌对数十年。



作者不止立足于时间轴与事件上来写台湾，他还深挖人物，通过人物来讲台湾，施琅与郑成功的恩怨、西班牙人郭德刚的传教、孙中山的革命之路、到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的故事，人物推动了历史发展，也是历史前进的齿轮。

台湾的人文历史、时代变迁、到近代的变故、现代的科技崛起、甚至蒋经国时代后的各党派之争，到李登辉、陈水扁的“台独”，作者可谓是写完了台湾可以说的所有历史，在参考大量史料书目加上作者自身的

台湾工作生活经历,此书的可读性大大提高,给我们这些无法去台湾的大陆人了解台湾的昨日今天,也让台湾的年青一代可以看到海岛的历史,知道过去的故事,如果能唤起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就更好了。如果你想了解台湾,我推荐你读读这本书,你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推荐阅读:《一本读懂台湾史》

作者:亢霖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由资深驻台记者写出的历史随笔集,所有的随笔联合起来,是一部完整的台湾史。全书分为五部分,基本按年代划分,用一个个具体生动的人和

事，体现出不同时代台湾的风貌、命运、价值取向。

一本书读懂台湾史，读懂一个海岛的过去、现在、未来。是历史也是情怀，是故事更有寄托。企望在比岛屿更广的地方，比眼前更久的时间里，有更多的灵魂被抚慰、安妥。



中国饮食文化的“翻译官” ——评《中国食谱》

©StephenRex/文

《中国食谱》没有华丽的辞藻，跟其它食谱类图书相比，甚至没有那些光鲜诱人的菜品图片。但仅仅通过杨步伟老师朴实、有趣的语言，同样能够让读者学会做菜……

不知道杨步伟老师的《中国食谱》是不是最早的向全世界介绍中国饮食文化、中餐烹饪原理的书。但如果按照内容详尽程度来算,《中国食谱》应该是唯一一本上到中国餐桌习俗,下到吃面条如何咀嚼的书。如果按照专业程度来说,《中国食谱》对菜品的做法并不像新东方烹饪学校的教科书那般详尽,但在国外读者看来,却通俗易懂,不失细节。读过《中国食谱》之后,很容易产生一个想法:这本书不是为中国人而写,却又完全能够胜任中国饮食文化输出代表。



一本对外传播文化的书,首先要让外国人看得懂。就像我们中小学英语课本一样,相信那些课本在英语国家来看,会被笑话过于简单。但是对于零基础的我们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有字母,有单词,有语法的一堂课。《中国食谱》也一样,在我读到某些段落时,不禁发笑:吃饭不要发出太大声音,用筷子不要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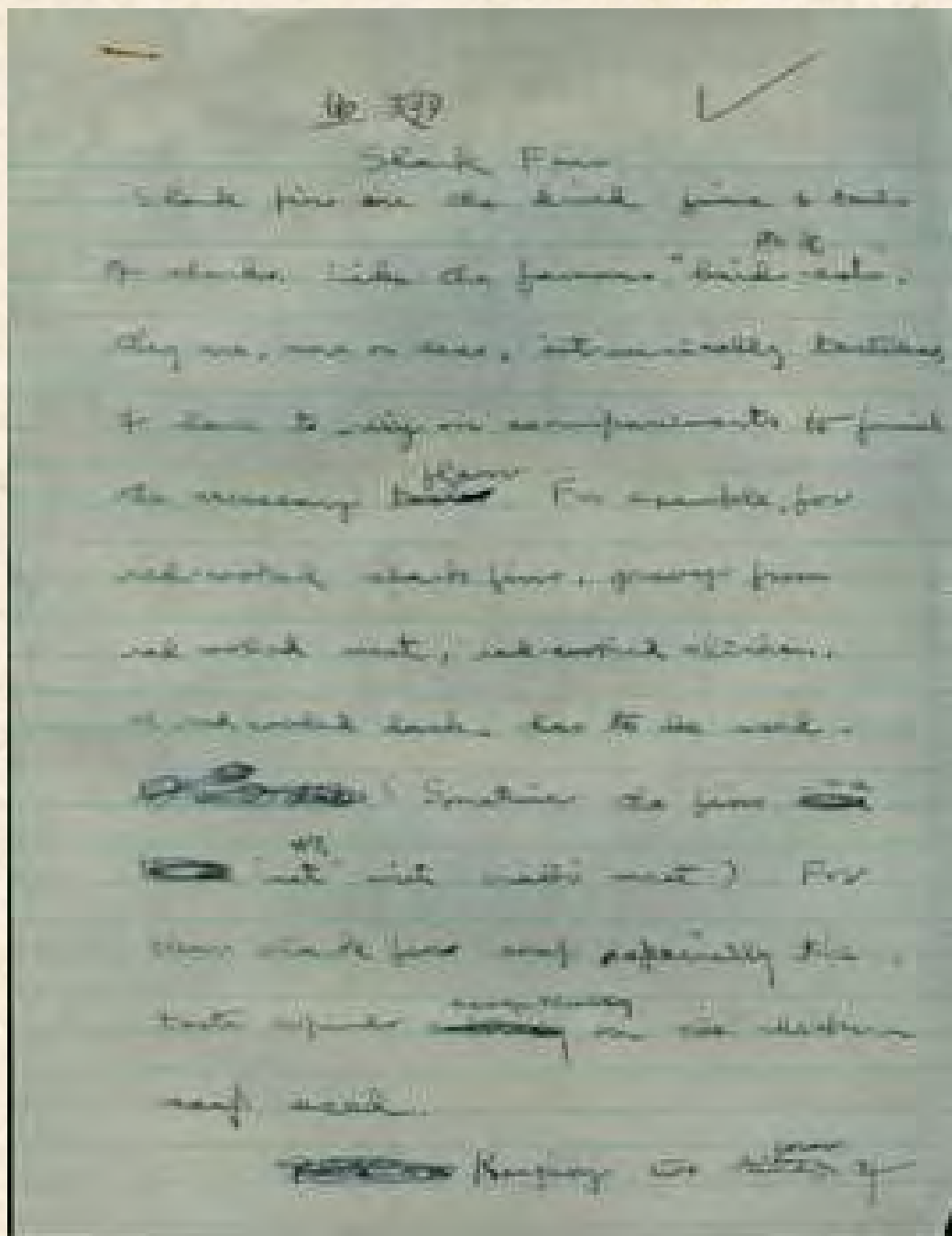
碗这种事还有必要强调？不过仔细想想确实有必要。筷子对于多数外国人，绝对是个陌生的玩意儿，你不告诉他那是餐具，他们绝对想不到两根木棍是用来吃饭的。不久前听过一个笑话，一个外国人为了给祝贺某商户开业，居然送了花圈。这个老外确实冒失，缺少文化方面的调研，但同时也说明了很多外国人确实不了解中国文化。



杨步伟老师在书中也常常对中西食材进行对比，尤其是名字不同，且种类相同的食材，都要进行说明。在书的最后甚至还有中文、外文对菜名或食材名称的注解，方便外国人查阅。

《中国食谱》没有华丽的辞藻，跟其它食谱类图书相比，甚至没有那些光鲜诱人的菜品图片。但仅仅通过杨步伟老师朴实、有趣的语言，同样能够让读者学会做菜。其实做菜本就不是什么难事，把东西煮熟、炒熟，很简单。但是想把菜做得美味、营养，就需要用心去做。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一辈子做出来的菜都是一个味道，一层不变，因为他没有更高的目标，只是为了

填饱肚子。



(中国食谱手稿)

做菜的过程中在想别的事情，也就是根本没走心。但也有人把做菜当做生活的一部分来享受，那么他会不断学习、思考如何提高自己的厨艺，进而把菜做得更好。杨步伟老师就是这样一种人生态度，她通过总结一道道美食的烹饪技巧，研究如何通过文字教会老外做中国菜，同时又能在阅读食谱的过程中感到愉悦。这是一种陶醉于情趣之中，又分享快乐给众人的生活态度。这样的人，谁会不喜欢呢？

杨步伟老师被誉为“最早的现代新女性之一”。虽

然是“最早的”，但即便到了现在，依然称得上是“新女性”。

推荐阅读：《中国食谱》

作者：杨步伟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包含了杨步伟的两部著作：《中国食谱》(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ese)和《怎样点中餐》(How to Order and Eat in Chinese)。

1938年，杨步伟随丈夫赵元任定居美国，她放弃了热爱的医生本行，成为低调的家庭主妇。她写了《中国食谱》，向西方人介绍中国菜与饮食文化，由女儿赵如兰译成英文，赵元任作注。她从中餐烹饪原

理、用餐礼仪写到东西方文化差异，兼介绍中国各地的传统习俗。出版后被纽约时报报道，广受欢迎，再版二十多次。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欧美持续畅销数十年。

因此，杨步伟又写了《怎样点中餐》，由女儿赵来思译成英文，赵元任作注。在这部书里，杨步伟介绍了如何在美国吃地道的中国菜肴，她坚持认为“筷子比刀叉灵活，筷子应该统治世界”。





李贽：另类思想家(二)

◎ 曾纪鑫/文

李贽性格倔强，思想活跃，不甘摧眉折腰，不肯受人挟制，不愿巴结奉迎，所受之磨难与屈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

李

贽性格倔强，思想活跃，不甘摧眉折腰，不肯受人挟制，不愿巴结奉迎，所受之磨难与屈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



李贽自二十六岁考中举人跻身官场，当过校官、县学教谕、国子监博士、刑部员外郎、刑部主事、礼部司务等职，辗转于河南、南京、北京等地任职。直到万历五年(1577)，年届五十的李贽终于升任云南姚安知府，成了朝廷的一名四品官员。

在二十五年的官场生涯中，李贽性格倔强，思想活跃，不甘摧眉折腰，不肯受人挟制，不愿巴结奉迎，所受之磨难与屈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好不容易升为知府，总该扬眉吐气一番了。但李贽心中，却又萌生退意了。如果不是顾及退職后一家老小的生计问题，他甚至都不想去赴任。在众多友人的劝说之下，他才极不情愿地勉强成行。

以传统思维、价值观念衡量李贽所为，其举止实

难为普通人所接受与理解。四品知府，也算一个不小的官职了，当时的明朝，全国约有政府官员两万名，而四品以上的不会超过五千。不知有多少人丢弃人格、削尖脑袋、苦心钻营，也难以达到这一级别。在知府位上好好干上一番，再往上升个那么一两级，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该是何等的风光呵！

然而，李贽所看重的，不在官职大小，而是精神，是学识，是思想！

若按惯常的人生轨道前行，李贽肯定早就湮没在无数没有个性的庸常之辈之中，消逝在历史的云烟深处难觅其踪了。他之所以成为我们今天知道的李贽，就在于那迥异于他人的价值追求，那不按常规“出牌”的特立独行，那敢于挑战传统的卓越识见。

早在十二岁写《老农老圃论》时，李贽就赞扬了关心农事的樊迟，讽刺了轻视农民的孔子，露出一股“异端”色彩。尔后对朱熹的传注，便读不进去，“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在河南辉县任教谕时，李贽除拜揖公堂外，将主要精力花费在探索道学真谛之上。闭门苦读五年有余，结果以“落落不闻道”而告终。



（李贽）

隆庆元年(1567),四十岁的李贽赴北京任礼部司务,开始接触泰州学派,对王阳明学说“不得不信之”。对此,李贽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五载春官,潜心道妙。”在北京任职期间,李贽的学问得到了显著提升。

五年后,李贽调往南京刑部任职。当时的南京,讲学十分盛行,李贽常常参与其中,还结识了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并拜他为师。与此同时,李贽还受到王学左派著名学者王畿、罗汝芳的直接教诲。泰州学派及王学左派师承王阳明的心学,王学虽属儒家一脉,但对儒学教条特别是程朱理学是一种淡化与反拨,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倡导“良知”说,主张“良知”是衡量一切事理的标准。而泰

州学派及王学左派则更进一步，他们标举自然人性旗帜，抨击“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锋芒直指朱熹内圣之学的绝对伦理主义。在南京刑部的五年任职期间，李贽的学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为深孚众望的学界名流。他对王阳明心学、泰州学派及王学左派并非一味地认可与接受，著名的“童心说”

便是加以扬弃改造的结果。

由学习钻研，到参考借鉴，再到自我创新，李贽走过了一条不断求索、刻苦精进的艰难漫长之路。

在辗转南北的任职期间，李贽结识了许多倾心相交的朋友，这其中，对他人生起着举足轻重作用与影响的，当属耿定理与焦竑两位知己。



（焦竑）

焦竑字弱侯，号澹园，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十六岁入选京兆学生员，五十岁考中状元，任过翰林院修撰、会试同考官、皇长子讲官等职。虽比李贽小十五岁，但两人一见如故，相处时促膝论道，分别后书信往还。

耿定理字子庸，号楚侗，黄安（今湖北红安）人，不求功名利达，只重潜心问学。耿定理有一声名显赫的兄长耿定向，号天台，任过刑部右侍郎、户部尚书，著有《耿天台先生全集》，是明朝有名的理学家。耿定理、耿定向虽为兄弟，一段时间，耿定理还以兄长为师，但两人思想有着严重分歧：哥哥耿定向严守封建礼教，将其作为行事准则；弟弟耿定理则追求自我心性的自得与完善。于是，耿定理与兄长耿定向越来越疏远，与李贽则越走越近，直到成为生死之交。

李贽由南京走水路赴云南姚安任职，途经耿定理老家黄安（今湖北红安县），自然舍舟上岸，与好友欢聚一番。逗留期间，李贽想将家属留在黄安，并与耿定理相约，待三年任期一满，便来此定居，专心访友求道。

妻子黄宜人坚决要求同行，李贽没有办法，只得偕妻前往，但还是将女儿和女婿庄纯夫留在了黄安耿家，为此后的隐居埋下了“伏笔”。

李贽不愿做官，并不等于他在任上无所作为。三年姚安知府，李贽可谓兢兢业业、勤勉有加。他宽以待人，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关心民间疾苦，注重社会公益事业，兴修水利，建盖书院，开办公学，深得民

心。而三年任期一满，李贽便撂下挑子，封印闭门停办公务，坚辞不干了。经过七次上疏，又面请前来云南考察地方官员的巡按御史批准，这才获准致仕。

李贽辞官的消息一经传出，当地“士民攀卧道间，车不得发”。为纪念李贽，姚安百姓特地为他建了一座生祠。

终于摆脱了官场的名缰利锁，李贽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与自由，他与妻子黄宜人取道三峡，赶返湖北黄安。如果不是耿定理，李贽辞官之意不会如此坚决，也不会选择黄安隐居。李贽奔好友耿定理而来，正值耿家老太爷去世不久，在朝廷任职的耿定向回到老家守丧。兄弟二人礼遇有加，在耿家别业“天窝”为李贽一家专门建室筑居，使他大有宾至如归之感。



（耿定向）

隐居之初，李贽与耿定向思想不合，虽常有齟齬，但耿定理从中调和，倒也相安无事。然而，三年之后，年仅五十一岁的挚友耿定理竟突然病逝。李贽辞官千里迢迢赶赴黄安，就是奔耿定理而来，没想到这位至交却先行撒手而去，不仅给李贽心灵带来了极大痛苦，对他以后的生活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因思想不同，尽管耿定向守制期满赴南京任职，但两人仍书信往返，矛盾日趋尖锐且公开化。耿定向担心李贽留在黄安“天窝”带坏耿家子弟，不禁生出赶走李贽之意，而又不便公开撕破脸皮，只好委婉行事，或信中旁敲侧击，或嘱托朋友暗示李贽。李贽自然不愿被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长留黄安，适逢邻县麻城四大望族之一周柳塘及女婿曾中野盛情相邀，并在县城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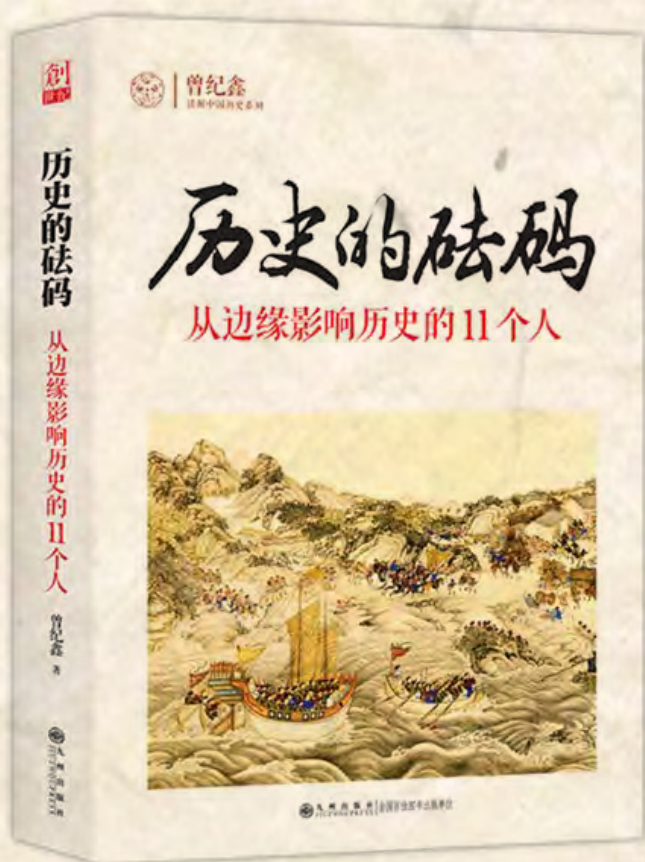
他买下一间大屋，正值尴尬境地、另寻别居的李贽，自然爽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举家移居麻城，没想到夫人节外生枝，坚决不从。黄宜人毕竟也是快六十岁的人了，自然不想东来西去地四处漂泊；女儿女婿也劝李贽回乡定居，以求落叶归根，但李贽坚决不肯迁回福建泉州。大家追求不同，想法不一，意见不合，难于统一，最后只得各奔东西。李贽拿出为数不多的积蓄，让女儿、女婿陪夫人黄宜人归返故乡；而自己，则毅然离开生活了五年的“天窝”，孤身一人前往麻城。

本文摘自《历史的砧码：从边缘影响历史的11个人》

作者：曾纪鑫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选取对中国历史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十一位边缘人物，将他们置放在当时的历史舞台，厘清成长线索，还原事实真相，对其生命活动、心路历程、性格特征、智慧经验、人格力量、功过是非等诸多方面予以描述、阐释与评说。



所谓贵族风范

◎梁惠王/文

都知道古代的贵族很风雅，见面有话都不直接说，先奏乐，赋一段《诗经》。晋国的贵族战车上还放一架琴，在进入敌人阵地之前，先要弹一把过瘾……



都知道古代的贵族很风雅，见面有话都不直接说，先奏乐，赋一段《诗经》。晋国的贵族战车上还放一架琴，在进入敌人阵地之前，先要弹一把过瘾。

电影《钢琴师》中，那战火纷飞也要躲到残垣中弹琴的德国军官，和我们的祖先类似。这就是贵族风范。

这种风范，在儒家那里是得到传承的。孔子召集一帮弟子聊天，大家纷纷发言，气氛热烈，曾皙还不忘鼓琴。直到孔子点名叫他发言，他才放下心爱的乐器。但之前大家也没有觉得他装，这说明，对儒家来说，没有乐器，日子简直没法过。

一直到秦末汉初，遭到秦朝那样的打压，儒家的贵族精神不改。项羽被楚怀王封为鲁公，食邑鲁县。鲁县位于鲁地，是儒家的大本营，满坑满谷都是儒生，讲究忠信。

他们对项羽忠心耿耿，项羽的死讯传来，都不信，

“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拒绝投降刘邦。刘邦无奈，把项羽的脑袋举到城门口，儒生们知道没有指望，这才投降。总之，有儒家的地方，就有琳琅满目的乐器，这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可是经过汉武帝的一番整肃，儒生突然变得无趣了。

在汉昭帝时代举行的“盐铁会议”上，儒家知识分子曾这样挖苦那些热爱音乐的人们：

“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财；然民黠窳偷生，好衣甘食，虽白屋草庐，歌讴鼓琴，日给月单，朝歌暮戚。

赵、中山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男女矜饰，家无斗筲，鸣琴在室。是以楚、赵之民，均贫而寡富。”

这段话大意是：荆州、扬州那些地方，物产丰富，可惜老百姓好吃懒做，穷人们住着茅棚，竟然也有心思天天唱歌弹琴，也不想想晚饭有没有着落，只好早上唱

歌，晚上哭泣。

赵国和中山当天下通衢，经商致富再容易不过，可那的老百姓同样好吃懒做，有一点钱都买了好看的衣服。家里米缸见底，却至少有一架鸣琴。这两个地方的家伙穷得叮当响，不是活该吗？

说出这样的话，这还叫贤良文学，还叫什么儒生？老百姓不管多穷，都不忘玩乐器，这还不高雅吗？孔子的理想，不就是吃饱喝足了，洗个澡，唱唱歌弹弹琴，走路回家吗？

本文摘自：《活在古代不容易》(精装)

作者：史杰鹏

出版：九州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内 容 简 介：

从别处看不到的历史八卦，展现历史最生动的细节：没文化的圣旨；朱元璋到底长啥样；万历皇帝不上朝的真相；越辟谣谣言越多的雍正；清朝人怎样洗澡；伦敦的恶臭年代；英国土豪和他们的仆人。



大雪篇·第40期

主办:九州出版社

出刊:廿四节气,逢节气出刊

数字出版:@朱国政

排版制作:@唐文洁

文稿整理:@冯冯

统筹:@一木

往期阅读:当当读书

【往期下载地址】



Copyright ©2016年

九州出版社《读·享|九州》

微信订阅号:jzhpress

Email:duxiangtuan@jiuzhoupress.com(投稿、入会)

企鹅:2635599399

讀享 
JIUZHOU PRESS

大雪

